

## 卷第八十九 異僧三

釋道安 鳩摩羅什 法郎 李恒沙門

釋道安

釋道安姓魏氏，常山扶柳人也。家世為儒，早失覆蔭，為外兄孔氏所養。年七歲，讀書再覽能誦，鄉鄰嗟異。至年十二出家，神性聰敏，而形貌甚陋，不為師之所重。數歲之後，方啟師求經，與辯意經一卷，可五千言。安齋經入田，因休息就覽。暮歸，以經還師，更求餘者。師曰：「昨經未讀，今復求耶？」答曰：「即以暗誦。」師雖異之，而未言也，復與成具光明經一卷，不減一萬言。齋之如初，暮復還師。師執覆之。不差一字。師大驚嗟，敬而異之。後為受具戒（原作戒具，據明抄本改），恣其遊學。至鄴，遇佛圖澄，因事澄為師。及石氏將亂，與弟子惠遠等四百餘人渡河南遊，夜行值雷雨，乘電光而進。前行得人家，見門裡有一馬椿，椿之間懸一馬兜，可容一斛。安使呼林百升，百升謂是神人，厚相賞接。既而弟子問何以知其姓字，安曰：「兩木為林，兜容百升也。」既達襄陽，復宣佛法。時襄陽習鑿齒鋒辯天逸，籠罩當時。其先藉安高名，及聞安至，即往修造。既坐，稱言：「四海習鑿齒，」安曰：「彌天釋道安。」時人以為名答。時苻堅素聞安名，每云：「襄陽有釋道安，是神器，方欲致之，以輔朕躬。」後遣苻平南攻襄陽，安與朱序，俱獲於堅。堅謂僕射權翼曰：「朕以十萬之師取襄陽，唯得一人半。」翼曰：「誰耶？」堅曰：「安公一人，習鑿齒半人也。」既至，住長安五重寺。初堅承石氏之亂，至是戶民殷富，四方略定。唯建業一隅，未能克伏。每與侍臣談語，未嘗不欲平一江左。堅弟平陽公融及朝臣石越、原紹等，並切諫，終不能回。眾以安為堅所信敬，乃共請曰：「主上將有事東南，公何能不為蒼生致一言耶？」會堅出東苑，命安外輦同載。僕射權翼諫曰：「臣聞天子法駕，侍中陪乘。道安毀形，寧可參廁？」堅勃然作色曰：「安公道德可尊，朕以天下不易，輿輦之榮，未稱其德。」即敕僕射扶安登輦。俄爾顧謂安曰：「朕將與公南遊吳越，整六師而巡狩，陟會稽以觀滄海，不亦樂乎？」安對曰：「陛下應天御世，有八州之富，居中土而制四海，宜棲神無為，與堯舜比隆。今欲以百萬之師，求厥田下之土，且東南一隅，地卑氣厲，禹游而止，舜狩而殂，秦王適而不歸。以貧道觀之，非愚心所同也。平陽公懿戚，石越重臣，調並不可，猶尚見距。貧道輕淺，言必不允。既荷厚遇，故盡丹誠耳。」堅曰：「非為地不廣，民不足治也。將簡天心，明大運所在耳。順時巡狩，亦著前典。若如師言，則先帝王無省方之文乎？」安曰：「若鑿駕必動，可先幸洛陽，抗威蓄銳，傳檄江南，如其不伏，伐之未晚。」堅不從，遣平陽公融等精銳二十五萬為前鋒，堅躬率步騎六十萬，至須城。晉遣徵虜將軍謝石、徐州刺史謝玄距之。堅前軍大潰於八公山，晉軍遂北三十餘里，堅單騎而遁，如所諫焉。安註諸經，恐不合理，乃誓曰：「若所說不甚遠（遠原作道，據明抄本改）理，願見瑞相。」乃夢見道人，頭白眉長，語安云：「君所註經，殊合道理。我不得入泥洹，住在西域，當相助通，可時時設食。」後十（十原作日，據高僧傳改）誦律至，遠公乃知和尚所夢賓頭盧也。後至秦建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，忽有異僧，形甚庸陋，來寺寄宿。寺房既窄，處之講堂。時維那值殿，夜見此僧，從窗而出入，遽以白安。安驚起禮訊，問其來意？答云：「特相為來。」安曰：「自惟罪深，詎可度脫。」答云：「甚可以度耳。」安請問來生所生之處，彼乃以手虛撥天之西北，即見雲開，備睹兜率妙勝之極。安至其年二月八日忽告眾曰：「吾當去矣。」是日齋畢，無疾而卒，葬城內五級寺中。是歲晉太元元年也。（出《高僧傳》）

鳩摩羅什

鳩摩羅什，此雲童壽，天竺人也。善經律論，化行於西域。及東遊龜茲，龜茲王為造金獅子座一處之。時苻堅僭號關中，有外國前部王及龜茲王弟並來朝堅。堅引見，二王說堅云：「西域多產珍奇，請兵往定。以求內附。」至堅建元十三年正月，太史奏云：「有星見外國分野，當有大德智人入輔中國。」堅曰：「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，襄陽有沙門道安，將非此耶？」即遣使求之。至十七年二月。鄯善上前部王等又說堅請兵西伐。十八年九月，堅遣驍將呂光、凌江將軍姜飛將前部王及車師王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。臨發，堅餞光於建章，謂光曰：「夫帝王應天而治，以子愛蒼生為本，豈貪其地而伐之，正以懷遠之人故也。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，深解法相，善開陰陽，為後學之宗。朕甚思之。賢哲者，國之大寶，若克龜茲，即馳驛送什。」光軍未至，什謂龜茲王白純曰：「國運衰矣，尚有勁敵從東方來，宜恭承之，勿抗其鋒。」純不從而戰，光遂破龜茲，殺純，立純弟震為主。光既獲什，未測其智量，見年齒尚少，及以凡人戲之，強妻以龜茲女。什拒而不受，辭甚苦。光曰：「道士之操，不逾先父。何所因辭。乃飲以醇酒。同閉密室。什被逼既至，遂虧其節。或令騎牛及乘惡馬，欲使墮落。什常懷忍辱，曾無異色，光慚愧而已。光還中路，置軍於山下，將士已休。什曰：「不可在此，必見狼狽，宜徙軍隴上。」光不納。至夜，果有大雨，洪潦暴起，水深數丈，死者數千。光始密而異之。什謂光曰：「此凶亡之地，不宜淹留，推遷揆數，應速言歸，中路必有福土可居。」光從之。至涼州，聞苻堅已為姚萇所害，光三軍縞素，大臨城南。於是竊號關外，年稱太安。太安二年正月，姑臧大風。什曰：「不祥之風，當有奸叛，然不勞自定也。」俄爾梁謙、彭晃相係而反，尋亦殄滅。至光龍飛二年，張掖監臨盧水胡沮渠男成及從弟蒙遜反，推建康太守段業為主。遣庶子秦州刺史太原公纂，率眾五萬討之。時論調業等烏合，纂有威聲，勢必全克。光以訪什，什曰：「觀察此行，未見其利。」既而纂敗績於合黎。俄有郭騰作亂，纂委大軍輕還，為騰聽敗，僅以身免。光中書監張資，文翰溫雅。光甚器之。資病，光博營救療。有外國道人羅叉，雲能差資疾，光喜，給賜甚重。什知又誑詐，告資曰：「又不能為，徒煩費耳。冥運雖隱，可以事試也。」乃以五色絲作繩，結之，燒為灰末投水中，灰若出水還成繩者，病不可癒。須臾，灰聚浮出，復繩本形。既又治無效，少日資亡。頃之，光又卒，子紹襲位。數日，光庶子纂殺紹自立，稱元咸寧。咸寧二年，豬生子，一身三頭，龍出東箱井中，到殿前蟠臥，比旦失之。纂以為美瑞，號大殿為龍翔殿。俄而有黑龍升於當陽九宮門，纂改為龍興門。什奏曰：「此日潛龍出遊，豕妖來異。龍者陰類，出入有時，而今屢見，則為災眚。必有下人謀上之變，宜克己修德，以答天戒。」纂不納，與什博戲，殺棋曰：「斲胡奴頭。」什曰：「不能斲胡奴頭，胡奴將碎人頭。」此言有旨，而纂終不悟也。光弟保，有子名超，超小字胡奴。後果殺纂斬首，立其兄隆為主，時人方驗什之言也。什住涼積年，呂光父子既不弘道教，故蘊其深解，無所宣化。苻堅已亡，竟不相見。及姚萇僭有關中，亦挹其高名，虛心要請。呂以什智計多解，恐為姚謀，不許東入。及萇卒，子興襲位，復遣敦請。興弘始三年三月，有樹連理，生於廟庭，樹圍，樹變為活，以為美瑞，謂智者應入。至五月，興遣隴西公碩德西伐呂隆，隆軍大破。至九月，隆上表歸降，方得迎什入關，以什年七十，上表請還，

待以國師之禮，甚見優寵。自大法東被，始於漢明，涉歷魏晉，經論漸多，而支竺所出，多滯文格義。興少崇三寶，銳志講集，什既至止，仍請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眾經。什既率多諳誦，無不究盡，轉能漢言，音譯流便。既覽舊經，義多紕僻，皆由先度失旨，不與梵本相應。於是興使沙門僧契、僧遷、法欽、道流、道恒、道標、僧睿、僧肇等八百餘人，諮受什旨。更令出小品。什持梵本，興執舊經，以相讎校。其新文異舊者，義皆圓通，眾心慙伏，莫不欣贊。什為人神情鑿徹，傲岸出群，應機領會，鮮有其匹。且篤性仁厚，泛愛為心，虛己善誘，終日無倦。姚興常謂什曰：「大師聰明超悟，天下莫二。若一旦後世，何可使法種無嗣？」遂以妓女十人，逼令受之。自爾已來，不住僧坊，別立廨舍，供給豐盈。每至講說。常先自說譬，譬如臭泥中生蓮華，但彩蓮花，勿取臭泥也。什初在龜茲，從卑摩羅叉律師受律。卑摩後入關中，什聞至欣然，師敬盡禮。卑摩未知被逼之事，因問什曰：「汝於漢地，大有重緣，受法弟子，可有幾人。」什答云：「漢境經律未備，新經及諸論等，多是什所傳出。三千徒眾，皆從什受法。但什累業障深，故不受師敬耳。」又杯渡比丘在彭城，聞什在長安，乃歎曰：「吾與此子戲，別三百餘年，杳然未期。遲有遇於來生耳。」什未終少日，覺四大不癒，乃口出三番神咒，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，未及致力，轉覺危殆，於是力疾。與眾僧告別曰：「因法相遇，殊未盡心。方復後世，惻愴何言。自以闇昧，謬充傳譯。凡所出經論三百餘卷，唯十誦一部，未及刪繁。存其本旨，必無差失。願凡所宣譯，傳流後世，咸共弘通。今於眾前，發誠實誓：「若所傳無謬者，當使焚身之後，舌不焦爛。」以偽秦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於長安，是歲晉義熙五年也。即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屍，薪滅形碎，唯舌不灰耳。（出《高僧傳》）

#### 法朗

晉沙門康法朗學於中山。永嘉中，與一比丘西入天竺。行過流沙千有餘里，見道邊敗壞佛圖，無復堂殿，蓬蒿沒人。法朗等下拜瞻禮，見有二僧，各居其旁。一人讀經，一人患病，穢污盈房。其讀經者，了不營視。朗等惻然興念，留為煮粥，掃除浣濯。至六日，病者稍困，注痢如泉。朗等共料理之。其夜，朗等並謂病者必不起，至明晨往視之，容色光悅，病狀頓除。然屋中穢物，皆是華馨。朗等乃悟是得道之士以試人也。病者曰：「隔房比丘，是我和尚，久得道惠，可往禮覲。」法朗等先嫌讀經沙門無慈愛心，聞已，乃作禮悔過。讀經者曰：「諸（諸原作請，據陳校本改）君誠契並至，同當入道。朗公宿學業淺，此世未得願也。」謂朗伴云：「惠若植根深，當現世得願。」因而留之。法朗後還山中，為大法師，道俗宗之。（出《冥祥記》）

#### 李恒沙門

晉李恒字元文，譙國人。少時，有一沙門造恒謂曰：「君福報對至，而復對來隨之。君能守貧修道，不仕宦者，福增對減。君其勉之。」恒性躁，又寒門，但問仕宦當何所至，了不尋究修道意也。沙門與一卷經，恒不肯取，固問榮途貴賤何如。沙門曰：「當帶金紫，極於三郡。若能於一郡止者，亦為善道。」恒曰：「且當富貴，何顧後患。」因留宿。恒夜起。見沙門身滿一床，人呼家人窺視。復變為大鳥踣屋樑上，天曉而形如舊。恒送出門，忽不復見。知是神人，因此事佛，而亦不能精至。後為西陽、江夏、廬江太守，加龍驤將軍。太興中，預錢鳳之亂，被誅。（出《法苑珠林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